



我与书的故事

重读《芙蓉镇》

□杨曙明

宅在家里这些天，重读了《芙蓉镇》。说是重读，其实是“听”而不是“看”，可即便如此，仍旧不免感慨万千。

《芙蓉镇》当然是读过的，那是在四十年前。当时还是“愤青”的我，因为爱好文学，也曾博览群书，群书中就有《芙蓉镇》。时隔四十年，书中的有些细节记不清了，但依稀还能记得故事的大致脉络。不过，今日听之有感与昔日读之感言不可同日而语。

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可《芙蓉镇》的故事并不“奇”，因为那是当年中国社会的侧面缩影。我之所以说是“侧面缩影”而没有说“缩影”或是“农村缩影”，自是字斟句酌、反复推敲了的，为的就是防止以偏概全、以点盖面。文学是社会生活浓缩后的再现，视角不同，内容自是各异。重读《芙蓉镇》我想起了傅雷。这位著名翻译家终因不堪人格侮辱，与夫人“携手并肩”同赴黄泉之路。重读《芙蓉镇》，还让我想起了沈从文。这位不太热衷政治，但却很有建树、很有影响的文人学者，在70岁高龄的年岁，不仅未能享受退休生活，却被“赶”出北京，“发配”到湖南乡村农场劳动改造，他为此所遭受的磨难，说起来就不免让人心酸。

仁爱之心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，虽说不是人皆有之，但绝大多数国人并不乏心存，可是，也正是这绝大多数人中的大多数，在面对强权和淫威恐吓的时候，往往会用“冷漠”把“仁爱”包裹起来。胡玉音们是些老实巴交的善良人，当年对他们的处境，人们心中并不乏怜悯、怜爱，可是在淫威的恐吓下，绝大多数人暴露出来的却是明哲保身和冷漠无情，甚至是助纣为虐，以致让李国香、王秋赦这些为了满足私欲，以迫害人为乐的罪恶成为现实，或许这也正是鲁迅为之哀叹的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根源所在。

我的父亲在“文革”前是个小小的科级干部，几年的“牛棚”之灾，让他原本还算健康的身体饱受摧残，以致疾病缠身，60岁刚过，还未等充分享受“离休”待遇和颐养天年之乐就辞别了人世。我年少时生活在济南某国企家属宿舍，在十年动乱中，厂领导无一漏网全部被批斗。往事不堪回首，每每想到这些，我就心痛不已，悲鸣不止。

时下大部头的文学作品很多，动辄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。其实，评判文学作品之优劣，篇幅长短不是标准，内容鲜活，语言精练才是最主要的。篇幅长短应当依据作品反应的内容，当长则长，当短则短。《芙蓉镇》篇幅不长，也就十多万字，但就其文学价值、存世价值而言，其与路遥百万字的《平凡的世界》是等同的。时下有很多作家，创作中刻意求长，以致作品的情节松散，语言啰嗦。这种文学作品即使篇幅再长，也配不上“鸿篇巨制”的桂冠。

文学作品理应“文以载道”。“文以载道”就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来揭露黑暗、鞭挞丑恶，以弘扬正义，推进社会进步。

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”“为历史存正气，为世人存美德，为自身留清名。”我以为，《芙蓉镇》是范本，其作者古华是榜样。

“我与书的故事”征文

在你的成长历程中，哪本书对你的影响最大？请把你与这本书的故事写下来。篇幅无需太长，言简意赅，千字文足矣。

投稿邮箱:qlbook@163.com

下载齐鲁壹点,关注青未了频道,与编辑私信互动,随时获知投稿、采用等相关信息。

气以及与信笺和字迹交融在一起的那般顿挫环荡之情味了。

“惯迟作答爱书来”，梅村诗中的这一句很是受人喜爱，以纸为媒的鱼雁往还时代，它的确是多数受信人的心思。谷林先生虽然“惯迟作答”，而一旦书成，必为人爱。晚年所作书信的内容，认真论起来，很少有“事”，更鲜有“急事”，淡墨痕，闲铺陈，不论大小，一纸写尽竟，便正好收束。比较前番收在《书简三叠》里写给我的五十三通，此番所收之一百五十六通，数量是大大增加了，但风格气韵始终如一。之前以及目前，我都曾计划对书信中的一些人和事略作诠释，但最终还是放弃打算。一是时过境迁，不少书信中提到的具体事务已经记不得原委，二是这一束书简里要紧的并不是保存了怎样的史料，而是特别有着文字的情意的好，也可以说，它同先生的《答客问》一样，是为去古已远的现代社会保存了一份触手可温的亲切的古意，那么其中若干细事的不能了然，似乎不成为问题。

不过到底还是有件细事似可稍作分疏，因为近年常常有人问及。先生来书或以“兄”相称，这原是一个很平常的称谓。《两地书》中，鲁迅对许广平的惊讶——“我值得而且敢当为‘兄’么？”“不曰‘同学’，不曰‘弟’而曰‘兄’，莫非也就是游戏么？”——乃如此回复：“这回要先讲‘兄’字的讲义了。这是我自己制定，沿用下来的例子，就是：旧日或近來所识的朋友，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，直接听讲的学生，写信的时候我都称‘兄’……总之，我这‘兄’字的意思，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，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，真含有‘老哥’的意义。”

(本文为《爱书来：扬之水存谷林信札》序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尔德留下的遗产。他们是一些园艺家、档案管理员和遗传学家。隶属于美国农业部的一块封闭区里，仍然生长着费尔柴尔德培植的一些植物。最初，这些家伙只是费尔柴尔德从世界的某个地方采集来的小树苗，现在有的已经有15米高。

一个人在某一领域取得了突破，后来的革新者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。这些果树是本源，是原始品种。费尔柴尔德引进的许多植物，已经与其他品种混合、杂交了无数次，培育出的品种结出的果实遍布美国市场。本源的存在，为各种研究培育奠定了基础。一旦明白了这点，便会意识到这位“食物探险者”的重要性。

全球化带来了便捷，也打破了神话。农民现在可以在国际博览会上相互交流作物、种子以及种植的相关经验。许多跨国食品公司，经营范围遍及全球。所以，某个人想再发现一种能够振兴产业的独特食物，已几乎不可能。当代的食物能否受到大众青睐，主要取决于营销者，而不再是探险者。

知悉费尔柴尔德的故事，会让人产生略带伤感的疑问：地球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没被探索的吗？其实，费尔柴尔德早已给出了答案。

几年前的一个夏日，丹尼尔·斯通前往佛罗里达，到费尔柴尔德81岁的孙女海琳·潘科斯特家做客。年少时，她常与爷爷一起，从迈阿密长途驾车到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。路上，爷爷不断向她提问题，以激发她的好奇心。

她至今清晰记得爷爷的一句话：“千万不要满足于你已知的东西，使你满足的只能是，你发现了新的东西。”

谷林和扬之水是当代文化界具有独特建树与人格的学者、读书人，其交往最见风格的就是持续近二十年的通信往来。二人以书信为媒介和载体，缘起于上世纪90年代，身为《读书》编辑的扬之水，与兼任作者、义务校对和义务评论员的谷林先生，以读书、写作、编辑、文史考证及文坛往来为主要谈资，兼及深厚澄明的情谊，绵延保持了二十年风格鲜明、至为难得的文化与个人交往，直至2009年谷林去世。《爱书来：扬之水存谷林信札》一书首次整理汇集1990年至2008年间扬之水与谷林先生之间的来往书信，是两位学者、读书人近二十年交往和精神交流的记录。

惯迟作答爱书来

□扬之水

幼小远离父母，在京城外婆家居住，略略识字之后，外婆就教我给父母写信，信寄出，自然也心心念念盼着回复，因此从小便觉得通信往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后来自己的婚姻，竟也有一半是系于书信。

到《读书》不久，就听老沈说，有一本《秋水轩尺牍》，一定要好好读一下。我很听话，马上就买了来，是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，印数一万八千册。校注者在篇幅不短的前言里对书信作者即晚清许葭村有所描述，并详细介绍此书的内容与价值。关于他的行迹，原即得自于这一编尺牍，而许葭村也即因《秋水轩尺牍》而留名。虽然翻阅之下，觉得它并不是我喜欢的一类，但却明白了老沈的意思，便是告诫我们有必要学会写信，因为它是编辑的组稿法门之一。这本来是我一贯喜欢的交往方式，自然而然用于工作中，因此《读书》十年，留存下来的作者信札不少，数量最多的便是来自谷林先生。

先生本姓劳，“谷林”、“劳柯”，都是笔名。清代藏书家仁和劳氏兄弟，是极有名的，弟弟劳格季言尤其在考证上颇具功力。凡手校之书，无不丹黄齐下，密行细书，引证博而且精，又镌一小印曰：“实事求是，多闻阙疑”，钐在校过的书上，先生的读书、校书，与求甚解的考订功夫，便大有劳季言之风，——“丹黄齐下，密行细书”，是形似；“实事求是，多闻阙疑”，是神似，有时甚至认真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妥帖与否，因每令我辈做编辑的，“塞默低头”，惭愧不已。初始与先生通信，多半是关于《读书》的校样或回复我的稿约。之后自然过渡到谈书，



兼及近况，兼及与友朋的交往，中心议题实在还是一个“书”字。虽然只是九十年代一位爱书人和几位爱书人的读书生活，却无意中成为彼一时代读书境况的一角剪影。转思此不过二十年前事，今日重温却恍若隔世，这一束信札便更觉可珍。

先生健在的时候，止庵动议编纂谷林书札，而命之曰《书简三叠》，我和沈胜衣都积极响应，《三叠》所收致扬之水、止庵、沈胜衣书凡一百四十五通，二〇〇五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。先生在此书的《序》里写道：“前人有诗云：‘老病难为乐，开眉赖故人。’又云：‘得书剧谈如再少。’圣陶先生更把晚岁与故人来回写信视作‘暮年上娱’。止庵盖深会此意。这件小事如果借电话一说，岂不简省，但像来信蕴涵的那般顿挫环荡情味必致全部消失。”这里说圣陶先生把晚岁与故人通信视作“暮年上娱”，也很像是自况。暮年时期的先生，写信几乎成为命笔为文的唯一方式。如果先生是在此中寄寓了经营文字之乐，那么他人所感到的便是由文字溢出的书卷

一个人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食谱

□张九龙

种类丰富的蔬菜水果，并不是天生就被摆上餐桌的。神农尝百草，一代传一代，中国人才知道什么能吃、什么不能吃，什么好吃、什么不好吃。而大洋彼岸那片地广人稀的新大陆上，直到19世纪，饮食仍是单调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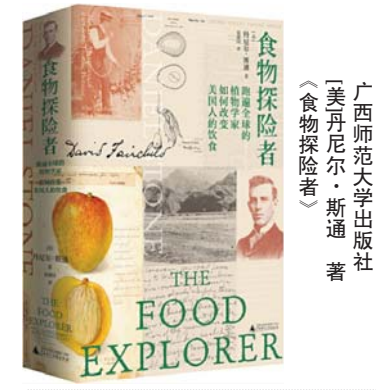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，美国建国才100年，在烹饪方面并没形成自己的特色，没有哪种食物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称作“美国食物”。食物的选择范围，大多局限于英国殖民者从故土带来的经验。

无论哪种食物，吃起来都很清淡。早饭喝麦片粥；午饭吃面包、奶酪，喝啤酒或果酒；晚餐是用水煮过的食物、深色肉汤、咸鱼、烤猪肉或烤豆子；夜宵是口味清淡的布丁或牛奶。当时，面包是以玉米、小麦或黑麦为原料做成的。最严酷的冬天，大多数家庭通常只能吃面包、黄油和熏猪肉。

这一切的终结者，是一个叫戴维·费尔柴尔德人。1869年4月，戴维·费尔柴尔德出生于密歇根州融冻平原上的兰辛市。他出生时，美国农业的风景画还是一张白纸，他去世时，这幅画已五彩缤纷：黄色来自热带油桃和中国柠檬，红色来自蒙古血橙，绿色来自中美洲鳄梨和高加索地区的葡萄，紫色来自原产于中东的海枣、葡萄干和茄子。

费尔柴尔德是货真价实的吃货，但他不是为自己而吃，而是不畏艰险、远渡重洋，为自己的国家引进有价值的植物，丰富同胞的味蕾。他的一生所爱，就是做一个“食物探险者”，当然，在很多人眼里，他更是个“食物间谍”。

他一生到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从香



港到斯里兰卡的轮船上，他感染风寒，与死神擦肩而过；在马来群岛，他曾与原始部落的首领进行过“谈判”；70岁的他，还乘船和妻子到东南亚采集热带植物。

在为这个年轻的国度丰富植物和食物多样性的同时，他也因外来生物入侵、影响生物安全等而备受争议，使得引进工作变得日益艰难。但没有人能否认的是，他引进了成千上万种植物，改变了每个美国家庭的食谱。到杜鲁门成为总统时，美国已经创建起世界上最具优势的农业体系，其中费尔柴尔德功不可没。

1954年8月的一天，在佛罗里达的私人花园里，一棵瓜哇榕树下，费尔柴尔德长眠了。对于深爱热带植物的老人来说，这一辞世场景再合适不过。

《食物探险者》一书对戴维·费尔柴尔德一生进行了全面回顾。几年前的一个秋日，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·斯通决定去追寻戴维·费尔柴尔德的踪迹。

大半个世纪之后，迈阿密附近仍有一小批人，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费尔柴